



渭南文集

記
銘
賞
記事
傳
青
詞
疏

祝文
勸農文
雜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折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蓋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

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灵不必終卷不加損視氣候或
一日婁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
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
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
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跡不
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錄以自給
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
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
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
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
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
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
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
書之特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
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為
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
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
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廩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

為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昂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為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為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歷四聖實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婁豐公饒私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為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

有奇為郡

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

於傳舍

詔勅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決

訟問囚延

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編迫庫陋仰

漏旁穿非

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

先姑置弗

議比為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寃庭無弗直之

訟善無濫

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譚知君為深君所

設施郡未

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

為輒共成

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蠹與用

度之餘為

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

巳落成出

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

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
舊觀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甃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畀
予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
知吏不得訟以為姦非君之才有餘願能若是哉堂之
名有九曰晝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
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榜多君自書有筆
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
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
造為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
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之才稱於世且猶

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
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泐汴涉淮絕
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擲風沐雨
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
草行露宿不敢告勞亦宜矣况於州牧郡守以降遽篠
一履以治其事者相望又况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
王室中興內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
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聖相授天

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迄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財其舉事為尤難若諸暨主丁君宓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解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解乃故益詹藉濕支傾殆不可居然閱一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除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歛于民竹箇木章瓦甍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

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邑人謹傳以為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推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虞遊乃因子虞請記歲月餘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為殿宇於庠祖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 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
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
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
廢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址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
太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
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顏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
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卓來為郡閣之役尚
未既也於是窻戶闌楯瓦甍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

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繞其下
煙雲百變朝暮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
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
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曾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
閣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
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
兩朝實錄業大事業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
大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
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
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

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
讀典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謨盡在亦何益於
誓古故子以為士能玩易之書與身親見處義等反覆
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臯陶等能親見聖人而
不能佐其君興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
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聖人猶未學也親見
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
吾命而不愠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
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
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
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
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一而仲玘實來方是
待事廢不舉地蕪不糞棟桷柱腐垣以山甃缺若不可復
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一夫造地設者至矣
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寢壞至于此天其使我此地歟乃
課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
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
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

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准 趨擯相禮翼將吏
武士執楯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 獨坐而侍衛者皆
奔趨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 是始議鑿大池瀦
水於門祭其上逼大路而增門之址 高於故三之二異
時所謂奔趨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恫 然執事則王公六
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 令賞罰亦何可少
訾耶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 必盡去乃可興池
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 大風木盡拔若有
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 役皆作脩廊傑閣
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 福帑庾之所繚為垣
墻引為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 復雖有能者無以
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 器局又卓然不凡
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 旨且嘗記其嚴州
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 智者興造記而予
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 公邦傑復以手書
助之請未及屬橐而邦傑歿予尤感 焉而雖毫不敢
也
今茲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 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

皆疏河以通錾餉北為永州閘入淮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水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荆為錾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錾也武進縣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口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以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內且取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共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以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四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且用木者皆易出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二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今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且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畢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

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
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
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
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伏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
府熊羆貔虎之師異衛以從戈旗並天舳艫相銜然後
知此闡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一
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倦故不以衰耄辭
三月丙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高宿泗兩隄列
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十里汴流始合淮以
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
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之衝為天下
重地尚矣粵自高皇帝受命中華駐蹕臨安歲受朝
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為舟車勞宿餞之地而王
人持尺一牘懷柔殊鄰者亦皆取法于此於是地望益
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山以及吳興施侯之來
為知軍事也政成俗與相地南山如異境焉前望龜山
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叢蔽麋鳧雁翔泳蓋

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為四楹以爲七架前為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旁又有麗北擊鮮與吏士更休之區翼室脩廊以陪以擁斷削髹且皆極工緻景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以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坻一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定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之天下雖巨脫間猶能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比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為北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

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福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命成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

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
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
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
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
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
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仰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師道遇 三朝名一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
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
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
然以予觀之師非獨現太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

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屣也一死生去
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
日作記事相與一焚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於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
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二尺而縮插竹為籬如其地之
數蘊五石甃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木之品若
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撥其香
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
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採籬騷

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
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
遺者反覆研究古今躰制交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
楚調唐律訓荅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自遣暇
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曰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具足以
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
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

直祕閣浙西

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

數月州以大

治聞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間暇符

簡少榜笞之

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

倉有餘粟府

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

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

至旦盥饋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

巖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

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

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

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遣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即祠之右創為佛院棲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龔羨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

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徃徃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為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山陰陸游務觀著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
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誥也夫子生於周故
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
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
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

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鹿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剽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肅

恭齋明以時訖事 且來告請記其始末 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 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况山林外臣以

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
梵隆以異材贈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
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
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
政與義皆為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
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
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
願留久之示化上為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
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
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禿丁亥丁未

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

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

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
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
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
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
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
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
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久有其所捷椎鼓
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執跡鑿莫不極思致區
處之妙而西巖尤為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

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
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
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
曰願有述焉其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
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
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
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
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
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
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
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
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士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
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
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
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戒智玻行慈誓不怠
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
墻立者麇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
委伐石於山陶甃於甕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

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
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
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懺
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
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禱亦盛矣院
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識
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為之書而
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片念昔先人進德高華於
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
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共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
而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執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
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為
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
求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
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
忘之蓋以身為親疏而不以先人為親疏也視兄之子
已或不若已之子己之子與先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

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
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
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
無親疎之殺矣於虐制服不侍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
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
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徒
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
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
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
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
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
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
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
人或貪其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
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
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人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
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
出二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干四方
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
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

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廬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成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饑道奪俘虜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堅壁虜窮乃盡遜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勲具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為功方脩水門之備濬河深

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椿橫亘

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

遂益植新椿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那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記益堅予亦痛苦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况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為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為者 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
為之者士於可為者不可不力 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
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於在仕 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
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 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
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 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
焉不知命義徒嗷嗷紛紛奚益 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
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 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
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伸與 其第倫初以淳熙之
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 无晦所為記其後又以

錢百萬初為大樓儲書數 十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
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 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
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 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
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 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謝公
昌國書其顏牕堂之後榮 不軒則又朱子實書之於序
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 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為
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 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
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 謨于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
不媿則民殷俗媿兵寢刑 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
吳君兄弟為是迨今已十 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

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竒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

加定元年五月甲子日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寢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八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為子孫基業閱堂傑閣房奧廊序棲鍾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厨溷浴無一不備為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

孤峭竒秀常有煙雲暎帶其旁卜地者以為在法百世
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繞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
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
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予廬於此凡東之會
暫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
官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
如若之為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燮和安樂如若之
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
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
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夫他彼其初
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談
之數於虜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
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浼我爾
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
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
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
卜居城中號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庠而人傑清流美
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

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
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
客不可強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遺書於
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質春於
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
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薶沒決矣尚
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為之書嘉定元年
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鄉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

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
子為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 恩召為史官朱公丞祕
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為御史予領監事間劇異趣會見
甚䟽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
及公未嘗不相 興懷絕歎也明年 國史奏 御之
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 請外補不復
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 朱公真可人
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間 暇之日為多
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 問餽宴樂以
修舊夙宿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

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為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願方以為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托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晉有楚夏非博極郡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與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悵然自以為歎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充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

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
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
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
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
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
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
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
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著

銘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
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為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鷗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
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
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
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

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為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

予文日衰愧匪敵

蛮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蛮谿盖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穀則黠龍尾之群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實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車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素澤卿罍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甃瓦以利於用甃以全其天甃乎甃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無媿之日陳於前放翁

銘素甥澤卿硯甃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李庵書

贊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于朝強起為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秘書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為秘書少監辭如初

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為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已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

虫虫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

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界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不贊

亡友王仲信為予作水石一壑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碛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批糠陶葛

呂真人贊二

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

而為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已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

虫虫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

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界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嶢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不贊

亡友王仲信為予作水石一壑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硤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批糠陶葛

呂真人贊二其白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如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闕大士亦作補陀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魯公為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着子
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

底妙喜為昭覺
文老作

卍庵禪師真贊為處良
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向不說祖師端妙喜堂中正法眼
等閑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律師真贊二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甚直而簡畫得者英氣

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鄉上人讚好莫讚好海
中忽起劍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
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
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言吞却佛祖

中巖園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于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為訪
我成都雄辯縱橫玉色敷腴剝木十日梁木告摧我如
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墻壁說法况此丹
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為作真贊

兩位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著草
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網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難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舌有時與有時奪受用
現前活皃皃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更惡惡水潑將
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伽陀見施
主求買度牒為說此數

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拚欄冠青芒屨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
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膏藥

放翁自贊四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
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
士或以為枯槁隴畝之民二之
均也

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
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
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三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

黎羹駕秃尾之蹇馱聞

雞而起和寧戚之牛歌戴星而
之瘁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雖
治功其亦可拔兔園之用以教

真且來求贊
時年八十一

耕則稽汜勝之農書謂
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
鄉閭者乎

周彥文令畫
工為放翁寫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
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
王導輩數百膏吞雲夢者八九

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
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
也

陳伯子命畫工為放
翁記顏且屬作讚時

開禧丁卯翁
年八十三

記事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為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木甚以為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為河南尹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為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位纔八月即以齊美為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為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李符始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為開

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為開封尹後封秦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為儲副之位然皆藩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為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為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為開

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
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
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
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
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為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
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叅官充親
王為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今太大推官差降焉 真
宗為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 太宗
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
門南街東然 太宗為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太

內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之及
真宗為尹 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
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山陰陸游務親著

傳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其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

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里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鬢鬢然長數尺面

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具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燾傳

族叔父元燾名宥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况韶濩乎因考按古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竿間几席書冊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醞亦辭不取

曰法不可也其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為鹽官尉迎
養官舍期年洙卒元燾護其喪歸亦能自釋父之以疾
卒年七十與元燾同時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徙人自
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無數人
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
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
從革乃束帶立牀前鬻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
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寇為感動乃署其
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
比卒衣衾不能具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
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
切不為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
不許讀書為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
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
帚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
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為負國必
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

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
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
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
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
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為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青詞

紹興府衆會黃籙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駭起死或俯徇
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
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當閭閻之太半鮮衣美食

昧稼穡之所從習俗莫遠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荐至加
疫癘之相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焄蒿凄愴已忘
萬鬼之鄰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
造一洗衆辜逝者脫泉路之冥冥生者安玉民之皞皞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永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
閔雨之歷時敢叩闕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使近
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

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龍服豪強惠愛
不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惕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
時囹圄困折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於所見思廣賑
恤而或緣以爲姦旣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
誣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
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之瘠
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
誠冒貢慳慳吁嗟之櫛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
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早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罄精誠方
猗梭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豐凶之未決敢忘祈
報之交修仰企叢霄少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
衆吏之瘵官申救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嘆豈脉
夙夜之憂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寇耕者懷旱
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群黎之育式均
六氣之平敢即熙壇恭陳薦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
宵旰之憂賦足刑清逭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

生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爲之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宣寬大而追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澤之施跼蹐靡逞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挾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効職風霆下繫澗壑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行道途鼓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惇嫠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

忘兢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興慈情至敬則無文惟當直訴伏念臣少多罪垢晚乏功能寓形寫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祿首坐滿盈之久自挺災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絕惟歸誠於洪造或少逭於往愆么然微衷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毫及之餘生獲真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樂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

死願熙熙頌敷盡之期

疏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為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壽當化日之舒長率籲衆情虔伸善祝光光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靈介祉九廟儲休無黃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冀茂對於天祺

蒲散道場疏

惟天其申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宮仰申善頌光光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願神物外布澤寰中福祿萬年丕介雁鴻之秘本支百世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為皇筭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傳之子福方寢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延鴻之祝恭惟光光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聰明時憲清淨無為黃屋非心共仰堯之大玉卮為壽益瞻漢殿之尊光光壽聖太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增光奕世之休為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天

得道上為皇誕受泰元之冊重華也於帝光臨孝治之
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萬壽陛下恭願又新
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長燕處益恢於衆妙道冲而用
陰功廣被於群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畢效於貢
珍矧備邇聯敢稽壽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膺載穀端
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為春永御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
過曆用符受戴之誠

二

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雁鴻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 十二聖之睿
慕開三百年之景運金泥玉檢肇修稀闕之儀措矢石
絜永享 貢輸之盛

三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
父敬修梵供仰祝堯年 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
踰時萬繼統燕無為之治銜邦躋有道之長上際下蟠
永享化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闕之儀

四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洊膺嵩嶽之祥顧
雖遯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皇帝陛下伏願道極
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後興圖之舊泰
山梁甫嗣修檢玉之儀

五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雁鴻之祝敢
趨淨域荐控丹衷 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
筴化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於衆兆民坐致
唐虞之治上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六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期
易南訛絲鋤耰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七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堯之請
皇帝陛下恭願乾瑞廣大日轂正中髦蠻奉九譯之琛
農扈告三登之候應帝皇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集天地之祥皆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析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群情而致禱仰

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為霖俯慰雲霓之望大田多價
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於凶年民
愚無良吏情不職駭驕陽之作害閔零雨之弗時內罄
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
格於太和乃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祇報用答鴻慈

道宮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於凶年由
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作害零雨弗時內罄
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
格於太和乃至輒干於滌造敢忘祇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粢盛俯劇洲水之懼敢
輸丹悃仰叩真慈冀占離畢之祥少逭屯膏之咎

二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冀真慈誕
敷惠澤

三

龜占墨而尚遠凜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舉方繫解

澤之施冀軫馮慈寺云曲成樂歲俯慰闔境雲霓之望

上寬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旱魃為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於淨供伏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既靡間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時雨愆期方軫焦勞之慮天心從欲遽蒙霈澤之施敢擇良辰敬伸昭報

嚴州謝雪疏

萬邦婁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為嗣歲之嘉祥敢忘薄薦之陳少謝叢霄之既尚祈洪造益介純禧佛寺云敢忘淨供之修少謝覺慈之既尚祈垂佑益介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寒之怨敢趨能宇仰叩真慈冀日麗於層霄俾民安於比口臣上寬野俯慰輿情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疏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山陰陸

游

務觀著

補落伽之道場秦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匭僅存先
 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天時默定佛事將成
 伏望巨公大夫居士長者深戒着鞭之後共合浮圖之
 尖庶得萬瓦鱗差脩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
 值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魏然一刹實居大府之喉於卓爾高閣復為一寺之眉
目歷數百載極祗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劫火之殘伏望
大發積歲亟成鉅麗粲髹丹於久發偉扁榜之一時雨
霽塵清碧瓦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夕金鋪光射於康莊
還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鍾樓疏

金鍾大鏞蓋以聲為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
歲既深須人乃復敢偏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
流丹儻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修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跂行喙息之類涵濡
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
物物皆同永惟光孝之道揚實薦徽皇之飈御神祠
佛刹尚營繕之相望琳館珍臺豈修崇之可後某等叨
恩冠褐充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既侈
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
茲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之衆
木魚嘑吼千僧閣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

步

重建大善寺疏

劫大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窄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尚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着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鷲峯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為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執斲之材或施黝堊髹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為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蓋實故唐之遺址茲蒙賢救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於偉觀魔王魔女盡空蜂蟻之區法鼓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

水街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非邦人嚮
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某人芙蓉正派真歇諸孫
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
之難能知我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右
嶺之儻來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一隨宿
昔之緣

福州請九峯圓老疏

鬧藍裹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
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照得補陀大辯才雖則
跛跛挈挈走諸方不必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
袖似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
不知處猶是半途一六毋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顛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
人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鋒峻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
篋子頭偶然築著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
來便湏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釀謙普供大眾與木
上座同演宗風鍾鼓鏗鉤幡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
兔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歎

能仁請所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曇鉢華要
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容身隱於雲根敬虛
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
閩嶺者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款賞明窓下特地安
排最後慇懃鉢帑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為
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熙請最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
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其人立雪節參隔江大悟通感
音以前消息踴躍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
笑搏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
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袖某人英姿邁
往雋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
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
以神通力成夜摩觀史之宮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湖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修築玳瑁
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於天半長橋虹卧於

波心皆擬繕營用成勝絕况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
仰禱於帝齡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
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祝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峯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接十方衲
子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采承當其人號真作家有大
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
陳尊宿暫為隣舍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縛
飢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某人心地超然談鋒
雋甚最 初遊歷倒却門前剎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
袋十年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枯鐵酸謙施
大衆鯨鐘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畫是放翁供
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激湍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寺三人即
是叢林要着雲居錫上座點檢諸方須與宣城陸大夫
激揚此事某人得來孤峻用處縱橫巍巍堂堂灑灑落
落半月嵩戴起簣子好泉亭脫下草屨水宿山行平日

只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床物拄杖雖屬具眼厮兒搭袈裟展鉢盂却要護
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共燃續慧命燈不惜
判虛空筆起難遭想結最勝緣向僧堂前唱參幸離俗
諦以比丘身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十大戒利
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一境必度優婆塞俾
成比丘僧巍巍堂堂聿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
檀之林儻許結緣願垂涉筆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尚欠白水真
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閔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
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
為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為行者雷印

定求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刻草殿前護身符少伊不
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萬錢欲辦大緣莫嫌

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
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鞵忽尋秦望之盟此
有宿因寧容力避某人度河香象跋浪長鯨初得法於
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
緣未契方公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興百草頭祖師本
來知見一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辨肯心必無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擬著僧伽
黎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為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
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向寄於人間傳翁雖然頭戴道冠
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湏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
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比丘身得度夫豈小
緣况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投
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

佛百千億佛當共證明

傳妙蘇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茲述悽悽之請敬趨赫赫之門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為一人發心歸源方多大事非賴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

壽命成茲芻不壞之身為國焚修効芥石無疆之祝

祝文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惟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祗惕圖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裴...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永舉

福建謁神廟文

其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為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吏之所以事神也一虔于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
其蒙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祇慄于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 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
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
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
為害水泉淺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
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

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 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
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弊孰與廩餼
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台白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
之祥不自責而望神曰上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
宿雲興東山之麓雨沛以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風行而
不疾祁祁霖霖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
聲變為歡謠嗚呼吏之愧于神多矣酒列牲肥樂歌送
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懼也

福州準 始禱諸廟文代

乙未詔書 慈寧殿昭靈藥敷大宥于四方分命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也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鱗溪河二五龍祈雨祝文代

繚垣閔宇瀦水灌木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需然而成功者龍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于民也歷時不雨災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灾為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怠而弗勉也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為郡介于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于神曾未拜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瀆群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盖茲媿神其監臨之

甲辰 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欽承
上命

三

某被 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怠荒厥事
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于幽明儻逭咎責而嘉穀方秀
時雨禾渥維神正直宜監于茲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應載新廟
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以慰父老祝史之心
今茲旱勢已極其雖愚蒙 恩假守得以專率于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
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沒
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共忍安視
弗救耶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為郡陝民負而回祿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
今未復某蒙恩來守是邦宜然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
淫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 宜即罪
于有神死不敢悔使其能粗踐金茲之言則神亦宜哀

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于我某
家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
無以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
澆浮以欺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款謁先聖先師非
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祗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焉其敢不恪以
獲戾于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又

朝敢與爾神期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
封以侈神之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郎建
德縣主簿汪仲儀即事祠下而某帥郡僚望拜于軍門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誠弗能格
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斂而赫日復出矣然父
老之言以為比夕雲物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
民終有以活之也敢復以請悽悽之誠尚尚監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庾獄戶皆有意外之

憂惟神聽相亟俾開霽約束漲水以時返壑其與吏民
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為元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為大雪麥禾
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答明神之賜尚祈孚佑
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為災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政乖刺惟
神之歸尚祈興哀以卒大賜牲酒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蕪告病閭巷講救焚之備
郡庭決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將作吏雖愚猶知恐
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乎出雲興雨以一澆之神之德
於斯民豈有既哉

嚴州謝雨祝文

此承 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敢消言日
祇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獲天作霖雨將害于成惟
神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湛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著

勸農文

夔州勸農文

仰惟 天子臨道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救
 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畝之不登一夫之失職
 也破中之郡夔為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
 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培克不長器訟不傷爾力不
 奪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大地惠澤毋為惰遊毋
 怠東作毋失收斂毋嫚蓋藏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

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韙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為又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畎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為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為政之術務農為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豐穰然拙政每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旨膏妄蠹於邦材銖漆寸絲不敢輒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蔗衣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既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宣於聖澤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為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

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雜書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
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
大將或在兼并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之下
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兵數者之弊
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於
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波桑洪羊輩何足以

知之然遂以為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為近於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
於燕晉其謀以為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為大害然北伐
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
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
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
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吳蜀楚粵
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

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万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為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

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逐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不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為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徃徃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為相郭宗韜為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為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為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絀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

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

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勳與崇謫皆武夫烈士
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為自安之奇策安知婦
人之性陰忤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
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
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
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傳
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
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効遂以起家然里巷
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為温飽家矣年八十餘
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
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為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
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
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
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
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閣偉至此使
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

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
及銘其墓惟曰始為家賢子弟中為時勝流晚為能吏
是豈足以言公哉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
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
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况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
出閭巷其理沒不擢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
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資皆豪傑負
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

磨礮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教視其笠
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
還一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此乃為一金動
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具宗杲師也交
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
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果之能受者乎公卿貴人謀於退
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卿亦以適
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得鬻其客其子弟則
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人勸
吾退豈至是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晝夜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詢則曰使者來按視都城堊漢唐故城王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內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縣丞使人訪諸府則初無是事也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為燕山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遼歸入尚書省為司封郎而卒陸某曰河渭之間奧區沃野周秦漢唐之遺迹隱鱗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藝祖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群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閩中將復為帝宅乎虜暴中原積六七年腥聞于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八閩定萬世之業茲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脫輓輅以進說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

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定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法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聞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睡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為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綽為浮屠為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野人身披綠毛

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先生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絕人入手即熟作萬字不少敗莫不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覓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既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覓固不為書者計獨不自為計乎乃書希事庶覓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易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負士過者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蠟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奕碁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

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
願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
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
有負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子君豈欲
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
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未解奕棊
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
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